

双跃进

小小說选集



长江文艺编辑部編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小小說选集。收在这里的廿三篇作品，大都是工农作者写的，除一、二篇稍长而外，其余的都很短小，但内容却很丰富，寓意也很深刻，写的全是大跃进以来的新人新事，反映了大跃进的生动图景和人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艺术感染力。

集子里的「双跃进」、「媽媽」、「老英雄三上工地」、「酒」和「恢复名譽」等篇，是得到讀者称赞的作品，特附有短評。

双 跃 进

长江文艺編輯部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武汉駐軍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3 $\frac{3}{8}$ 印張·79,000字

1958年11月第 1 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統一書号：T10106.235

定 价：(6) 0.28 元

目 录

我們提倡写小小说(代序).....	胡青坡 1
双跃进.....	馮金堂 5
跃进老.....	严其学 9
刘秋爹.....	熊春祜 11
参观	李 准 16
要不准的数字.....	吉学霁 23
恢复名誉.....	蕭 英 28
“老偵察兵”.....	一 劳 34
抗旱前綫一姑娘.....	張庆和 36
掉了下巴.....	姚慧子 38
傅大炮的“病”.....	向 阳 40
三个小麦姑娘.....	君 捷 44
黑夜激战.....	馬国昌 51
酒.....	余庆华 58
槐树下.....	余庆华 61
媽媽.....	曹启鈞 63
夜半灯光.....	北 风 67
老英雄三上工地.....	北 风 70
丈夫在工地的时候.....	張英生 75
浪花.....	王东維 79
深夜发生的事.....	向 前 83
送飯.....	張大和 87

鐘寨的月夜.....	肖甘牛90
46号服務員.....	趙希云95

附录:

劳动的贊歌.....	杜 零97
“恢复名誉”讀后.....	呂學文99
談“酒”.....	江 健101
談談“媽媽”.....	何 鴻103
讀“老英雄三上工地”.....	嘉 川105

我們提倡写小小說(代序)

胡青坡

小小說也是小說，它是短篇小說中之短小者，我們認為有加以提倡的必要。

也許有人說，為什麼呢？短篇小說不是已經明明白白的說是“短”了嗎？我說，不。我有我的理由。

現在的許多短篇小說，其實並不“短”。從它表現的人物事件看來，往往是長篇和中篇的壓縮；就其篇幅看來，往往非萬把字就盛不下他描写的對象，甚至有的膨脹到三幾萬字的。

（假如刪去某些段落，也無損於原作。）然而作者仍然把它當作短篇小說來写，編輯當作短篇小說來編，送到讀者手中的一本十幾萬字的雜誌，僅有寥寥的幾個題目。讀者選定一個題目之後，先數一下頁數，估量一下看完這一篇文章，需要多少時間，然後才決定看下去呢，還是放下來？當然有時間可能看下去，沒有時間也就只得割愛了。作者辛辛苦苦的写了，編者編了，工人排印裝訂出來了，發行工作者送去了，一篇作品開始要發生社會影響了，可是，只是因為太長，讀者沒有那麼多的富裕時間，才把它放下來，對於作者是意想不到的悲慘，對於讀者也是一件大遺憾事。

我們可以設想一下，整風反右以來，工廠、農村、機關、學校出現的大字報，為什麼絕大多數是用詩歌的形式写的呢？除了群眾熟悉這種形式，易讀易記以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

就是它的字数少，“短小”。如果一篇大字报写上千把字以上，恐怕問津的人就会大大减少。大字报紧紧关切着自身的利益，讀者还要求短，何况一篇小說呢？

我这样說，也許有人反問：“照你說，只写快板、順口溜、詩歌好了，何必写小說呢？”

当然，我們也不是一味要求短，“为短而短”，排斥写长。詩歌、快板誠然短，我們仍然提倡写小說，而且要求把小說写得更短小更精炼些。文学所以有各种体裁，乃是因为各种体裁有各种体裁的长处和短处，小說这种体裁，不受音韵的束縛，不受格律的限制，对于表达思想感情，表現人物与事件，更自然一些。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体裁。

我們提倡写小小說，还是因为它能迅速的反映现实生活。它是犀利的战斗武器。現在是一日千里，瞬息万变的大跃进的时代，不仅生产建設飞跃的发展，而且人們的思想面貌也正在迅速变化，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逐漸成熟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遙远的年代的事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已經在望，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，社会生活是异常丰富多采的。作家們有責任从生活中汲取題材，迅速的集中的加以反映，在生活中某一些人物、某一些事情，也許大家司空見慣，如果集中表現出来，犹如电影中的“近景”鏡頭，突出、放大，就会給观众看得清楚，意义就明显起来。大家知道，“近景”常常就是半身象片。

我們提倡写小小說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：是鼓励工人农民群众大家都来写小說，使小說从知識分子圈子里走出来，为工农所能掌握。大家知道，今天群众創作已經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；民歌已經發揮了它的强大的威力，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設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。而且对于詩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，

所謂開一代之詩風。然而在小說方面還顯得很不夠，因為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還沒有投入這一体裁的創作，還沒有顯示他們的力量。老實說，現在仍有許多小說只能看，不能讀出口的，表現手法還不是群眾所熟悉的，因此接近群眾的程度也是很差的。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還要群眾自己動手創作，如果群眾發動起來了，掌握了小說的創作技巧，熟悉了運用這種形式，就會創造出真正的群眾喜見樂聞的民族形式的文學來。這種形式既不是西洋手法也不是舊小說的章回形式，而是一種嶄新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新文學。因此，培養工农出身的小說作家，在廣大的範圍內發動群眾創作，要從提倡寫小小說入手，由小及大，由短及長，是一個人創作發展的道路。

這裡順便說幾句，寫小說並沒有什麼神秘，不要相信資產階級文學教授和深受他們影響的一些人們的話。他們總是把小說和詩說得異乎尋常的困難，什麼文學的最高級的形式呀，什麼什麼呀……他們寫過若干本書，什麼小說作法、小說入門之類。擺起吓人的臉。魯迅先生早就說過不要相信這些東西。一切形式的文學都是來自勞動人民。想一想看，那一個工廠、農村沒有善于講故事的人，誰個不傳述着自己感興趣的人物和故事，這些都是小說的素材和基礎，把它記錄下來進行一些適當的加工，就可以成為一篇小說。湖北的農民徐銀齋寫了“胡琴的風波”，（已發表在“長江文藝”八月號）決心突破小說關，於是突破了。河南的農民馮金堂的小說“雙躍進”，真正是朴素生動的刻劃了一對令人尊敬的老夫婦。讀了這樣的作品，好象走到雨後的田野，清新舒暢。他們不僅熟悉了周圍的人，作品充滿生活氣息，而且表現方法上也沒有知識分子耍花腔，按裝飾音的習慣。他們只是按照自己對於生活的認識，按照生活的自然面貌，朴素的、實實在在描寫他們。在這裡應該說，朴素就是

美，就是可愛。

日前看到一位寫小說的同志的來信，他說“本來要寫短的，可是又寫長了，足見缺乏本事。”這當然是一句謙虛話；然而，對於習慣於裝飾的作家來說，寫得短小也確非易事。

我們希望把小說寫短小，再短小，精煉，再精煉！

双跃进

农民 馮金堂

大跃进一开始，五保户刘金荣老两口，說啥也得叫社长李貴給他找活干，社长笑着說：“你們有了年紀，好好养着吧！”就为这，老两口貼了社长的大字报。老两口死纏活纏的，社长才答应叫老大娘帮托儿所看孩子。因为金荣老大爷躬背，走个路就很难，任他咋說，也沒給他找活做。

老大娘待孩子亲，对孩子照顧得周到，不两天就得到社长的表揚。她回家就向老汉說：“社长表揚我了，大家也都夸我呢……”老汉胡子一颤：“就你那点小功，可夸开了。”老婆得意的一笑，眼瞇在一块說：“嘿，你連那点小功也沒有。”老汉躬着背仰起头看看老婆：“社长不給我活干，要是找着活干了嘛，孬好做做也比你那成績大。”“光叫你用嘴說呀，走着路恨不得头扎到地下，腰躬的蟆虾样，你会弄啥！”老婆笑着說，把嘴撇得柿花儿一样：“不是建立了高級社，我看擋不住活受罪。”老汉把胡子一颤：“老东西，你不說，我还能不知道建立高級社好。不用你来給我上政治課，我死了也忘不了社里对咱的好处……”

到了正月，社里各項工作評模，老大娘被評上了模范，給她一个奖状。她乐滋滋的拐着两只脚走回家中，拿着奖状在老汉面前搖摆着，自豪地說：“看看，能是对你噴的。”老汉望了望，沒看清是啥：“一張紙就把你稀罕死了，有啥主貴？”老婆窩窩嘴一笑：“这是社里发的奖状，你眼气可不中！”她說着把奖状展开

指給老汉：“这上边有乡政府的大印、馬乡长的手章，你可不能把这張紙看簡單了。”她說罢恭恭敬敬貼在桌子上边墙上，愛如珍宝。

刘金荣老汉見老婆得了奖状，嘴里沒說什么，心里可直发痒痒，他覺得自己在旧社会給地主干活，把腰都累駝了，也沒落过一句好話，老婆就光照顧照顧孩子，却受到政府和群众这样的尊敬。我老汉一輩子沒光荣过，大家都在跃进，我非和老婆比一比爭个光荣不中。

一天他碰到社长，老远就喊：“本貴，甬走，我有事找你。”社长知道他又是要求叫給他找活干，一面走着一面給他摆手說：“大伯，你回去吧，我忙着哩！”老汉看社长只管走，他仰起头大喊道：“本貴，我叫你有关紧事，你咋不理只管走呀？对我这五保戶不愿保了！”本貴听見他說这話，当他有了啥困难，連忙又拐回来到他跟前問：“啥事？”老汉見社长离他近了，上前抓住本貴的衣服笑着說：“今天你要不給我找活干，我可不放你走。”社长任說啥也辞不掉，沒法对老汉說：“場边队里那块自留地，給你一方种菜吧！”“好，划給我一亩吧？”“不行，不行！”“至少也得半亩。”“还不行，既然你要求，給你三分吧！你愛种啥菜种啥菜，別一定要收多少，随便种种，全当你有活干了。”总之社长是关心他有了年紀，安慰他不愿叫他多出力。

金荣老汉量出来三分地，他就考虑着把它全部种成南瓜，将来供应队里吃，能节省粮食。于是每天拿着鉄釵去挖那三分地，先挖成漕子，然后把他拾的粪都一籃一籃倒在漕子內。又用土和粪摻勻，把行子整平，用鉄耙耩了七八遍，种前把南瓜籽生成芽子，才下到地里。

自留地有一眼井，不两天他就提着罐子要澆一次。社里人看他躬着背澆水整粪难，去帮他搞，他胡子一鬚老是說：“要再

叫您們帮忙，我胜不种嗎？社里活多一个人頂几个人用，可不能打攪您們。”大家也只好由他自己去慢慢干。

麦子未熟以前，別人种的南瓜棵象小口样大时，他种的南瓜就伸秧了。收了麦，他听说这里麦子树立了紅旗，那里麦子卫星上天，心里考虑着我非叫种这南瓜弄个样子不中。于是他又把它平日积的肥慢慢弄到地里，捧到每棵上，澆了水，一刀一刀細細致致去压，南瓜地肥多水足，叶子都象芭蕉叶样烏黑，他天天躬着背在里边修理，一时也不愿离开南瓜地，一天上午，太阳毒辣辣的，他为了修理南瓜也不回家吃飯，老婆吃了飯該上工了，还不見他回家，心里急了，給他弄个罐罐提着飯送去，見老汉那脊背上晒得流油，嚷他說：“我看你瘋啦，連飯也不知道回家吃，摆弄那几棵南瓜还能成啥大器，你别想把我这模范給搞垮。”老汉說：“你吃了飯該走走嗎？我餓了自己回家吃，还用你操心。”老婆說他：“給，快吃飯。”她看着老汉修理的南瓜結的都照行，象用手摆的一样，觉得也怪新奇，可是又想到种个南瓜也不过能吃算了，还能会有啥成績。

刘金荣以往也种过南瓜，可是以往每棵上秧子再好他只留一个，再結了就要拔掉它，这回他改变了以前的旧方法，在早起他把公花和母花都对在一起包住，是母花都叫結瓜，由于地肥水足，他勤恳的修理着，全部都长成了。初先叶子正旺时也沒人看見多少南瓜，只看到有几个大的，在叶子外面露着也不显。

社长本貴見金荣老汉整天不离那三分南瓜地，想看他种的南瓜啥样，便去問老汉：“大伯，南瓜結的多不多？”金荣老汉說：“你来看看吧！”社长走进南瓜棵，瓜儿乱絆腿，他扒住叶子一看，南瓜滾滿了一地，到那几个大的跟前看看，象石滾样粗大。他惊奇地喲了一声：“大伯，你种这南瓜可不得了，明天得叫全

社都来参观参观。”

刘老汉种的南瓜好，这消息马上传出去了，每天都有人来参观，访问他的种法，可把他高兴透了，南瓜都长成了，到了卸瓜这一天，社长叫磅上放一个簸箕过称，只见那南瓜上长得发着白霜，用指尖掐都掐不进去，顶小的南瓜一个人也不能抱两个，八十多斤的有四个，还有两个一百二十多斤以上的。三分南瓜地共收了六万四千三百多斤，亩产合到二十多万斤，叫人真是难以想象，南瓜能产二十多万斤，社长写了一个稿子，报上马上登了出来。

刘老汉种的南瓜卫星上了天，每日来参观慰问和向他祝贺的人络绎不绝。后来又特请他到县里作了报告，县长县委书记，都和他握手，把他乐得直摇胡子，感激新社会给他这么大的光荣，等他回到家见了老婆，他可叨叨不断地自夸自耀说了个不完，老婆婆听的也傻了眼，老婆婆真没想到那两棵南瓜可真成了大器了呢！

跃进老

严其学

当你一跨进竹溪三合乡王乡长的門，就会見到一位头发雪白、身体健旺的七十岁老太太，忙着做这做那。她每天要做一家十一个人的两頓飯，照管两个刚会走路的小孙孙，还要喂一头母猪和两头肉猪。这个老太太就是乡长王龙准的母亲胡秀云。不摸底細的人一定要問：为什么把这样煩重的家务事，交給这大年岁的老太太呢？这里有一段小故事：

一天，胡老太太吃过早飯，突然听到从屋后山上傳來的一陣陣鋤头声、打夯声和歌声。她急忙走出門一看，啊！原来是社里两百多个男女社員在那里改田！再望望左边的几个山梁子上，都改成了一层一层的新田，象梯子坎一样。她越看越高兴，可是突然他臉又扳起来，独自气憤地說：“哼！等你們回来了再算賬。”

中午，老太太扳着臉一句話也不說，午飯也不吃，这可把儿子和媳婦們急坏了：“媽，我們有那些不对，你要說出来，嘔哑吧气比打我們还狠。就是天大的事也要吃飯呀。”老太太“嗯”了一声，接着反問道：“你們是不是要敗坏为娘的呀！社里人們做得那么有勁，你們偏偏把我瞞得紧紧的，难道我就不能劳动，光坐着享福的？明年社里大增产，我一点力也沒下，不好意思？”她接着說：“从今天起，屋里的事都分給我来做，你們妯娌到社里跟众人一起改田。你們要是答应我这样做，我就吃飯，

要不答应我就不吃了！”这天王乡长没在家，老二和妯娌俩向老太太劝了半天，她还是不依，最后为了将就她吃饭，只好照她说的那些话假装答应了。



(陈貽福插画)

王乡长晚上回来知道了这件事，又来劝她说：“妈，哪怕你身体再健旺，可是你的岁数总是太大了，屋里又有儿子又有媳妇，还叫你再受累吗？”老太太还没等王乡长说完，就把袖头一甩，吵道：“亏你还当乡长说人家啦！自己的老娘能做你不叫她做，这是为什么呀！”后来又在社里请了很多人来劝说，也

碰了一鼻子灰。胡老太太就这样担起了家里的一切事，大儿媳和二儿媳从此也就安心地投入了社里农业生产。这件事在社里传开了，都称胡老太太是个“跃进老”。第一队和第二队原来有十三个妇女不愿下地干活，她们见胡老太太这样下力，也自动投入了农业生产。

刘秋爹

农民 熊春祐

拂拂的东南风，吹綠了瀉水河边的野草。瀉水河边一片送粪、薅草的忙碌景象。几个赶牛的中年人，甩着牛鞭指指点点說着話走了过来。

其中有一人說：“加点油啦！你們莫只記得扯淡，离屋只有十多里了，省得赶夜路子！”

我挑着行李，扁担上挂着当农民用的蓑衣、箬笠、鋤头，足有百来斤重，斜肩扭腰的跟在牛屁股后面走，听着他們談話。我发现前面圍着腰圍巾的那个赶牛老汉，不大爱說話，眼睜睜地只是望着田里干活的人，好久好久，才扭轉头自言自語道：“不曉得我們社里如何搞的？”

“現在搞大跃进，搞千斤县，社社都差不多！”我喘气換肩的插了一句。大家都回头看我，我怪不好意思，我知道自己挑担沒看相，那老汉看到了我的狼狽相，眉毛向上揚了一下，一双骨突筋粗的手，在我面前叉开，說：“来，同志，我帮你挑一下！”我看着这个头发白了的老人，心里自責着：“剛下放当农民，今天連行李都要人家挑，这成什么話。”我忙后退一步，說：“講都不該，怎好叫您老人家挑！”那老汉也机械地后退了半步，眼睛望着我，不肯挪步。我一想，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一时老記不起来。那老汉眼皮一翻，忽然惊喜地喊道：“你，你是老聶吧？”“是，你是——”“我，光明社的……”“你是刘秋爹

吧？”我喜得心快跳到口里来了。

“快赶牛！”前面有人嚷开了，一条水牯窜到油菜田里去了。刘秋爹忙撇开我那待握的手，三脚两步向前面奔去。我望着他那矫健的背影，不禁心跳眼湿，目瞪口呆，一幅难忘的情景，在我眼前展开。

那是在两年前一个夏夜，天上密布着繁星，四野里静悄悄的，夜深了。禾场里乘凉的人都走光了，只有我和光明社的社委，在继续讨论怎样组织抢收抢插；还有那不是社委的刘秋爹，独个儿坐在柳塘边，拍打着芭蕉扇，陪着我們开会。

合作化的头一年，评分、过称、记工、保管，門門都是新問題。过去抢收，全是独家独戶安排，現在連割禾的镰刀，晒谷的扒子，也要归社里考虑。每一个問題提出来，大家便噤哩呱啦，爭个不休。我坐在人背后一边在本子上記点东西，一边时不时向四周望望。只見那棵大柳树下，拴着几条黄牯，踢打着蹄子。树中間燃着堆火，升起一股股白烟，蚊子被烟气噙得叫着。在我們和垂柳的平行綫中間，便坐着那滿面皺折的刘秋爹，他正噙着旱烟管閃着火星，誘得許多螢虫在他头上飞来繞去。

他坐着連身子也不扭动一下，似乎聳着耳朵在听我們講些什么。有时从屋里拿出一束草把，匆忙地塞入紅火堆，再撒上一把老糠，然后坐下来又听。

刘秋爹是个模范飼养員。前天，我到光明社来搞工作，第一个認識的便是他。那天，我挑着行李，站在柳塘边打听社委会住址，他正好赶着两条牛回来，他望了我一眼，忙把手里抱着的青草一甩，說：“到社里去的吧，来！”接着，不由分說地接过担子，命令似的对我說：“跟我来！”

过了几天，我从旁人口里得知，他有两个儿子在工作，每

月都有錢寄回，他却硬要替社里看牛，还固执地要社里給他少記工分。

光明社紧挨着瀉水，五四年垸倒圍潰，垸內淹得白茫茫一片水。政府用輪船把牛运到山区，还貸了大批牛飼料，牛还是死了几条。以后办社了，有的富裕戶脑壳发热，把牛喂得肚凹骨头尖，因此光明社在合作化的头年要深耕細作，三犁六耙，便有点感到牛力不足。刘秋爹要飼养牛的消息在全社很快地傳开了。

“刘秋爹，你这大年紀了，人家不伏侍你，你反而去伏侍牛，何苦！”有人搖着头对他說。

“秋老倌，累一世，有福不曉得享，生成是个长工坯子！”有人在背后議論着。

但更多的人却是这样說：“牛跟了刘秋爹，硬是到了福窩里，人家可是老把式……”

刘秋爹沒理会这些輿論，却整天忙着砌土磚，垒牛栏，摸泥擦縫，搭了一間小房，屋矮墙低，比厕所大不了好多，可拴两条牛。冷天除避风的墙边留几个洞出气外，其他地方連針尖大的风也吹不进，活象个暖气爐，可一到热天，悶得象蒸籠一样，牛也就拴在露天外面。

他喂牛很細心，常常半夜三更加牛草。冷天，用自己的稻草燒牛水；热天，一把蝇拍子不离手的打牛蝇。这样只几个月工夫，两条牛喂得膘肥肉滿，毛色光滑，人家用牛时，都爭着要刘秋爹屋里的。

刘秋爹除了看牛外，还挺爱打听一些社里的事，遇到社委开会时，他总爱坐在旁边听，但是总坐在隔大家丈多远的地方。有时遇到他的意見和大家有不同，他爱插上几句嘴，因此，社員叫他“特別社委”。